



一、前言：

大凡一種行爲的表現必是「其來有自」，許多有關的背景因素，交織成引發行爲的動機。故此，

談及藥物使用 (drug use) 及任何一種毒品文化 (drug subculture) 的存在，均足以告訴我們其背後都隱含着許多互相關聯、互相影響的社會因素。所謂「藥物次文化」即是指當社會上趨向於形

成普遍使用某類藥物的風氣時，因此影響而產生與藥物效果相關的特殊文化體系之謂。在從事藥物使用動機之探討中，社會學家較常提出的問題約可括之如下：

(1)何以當許多更具危害性的毒品被自由使用時，大麻烟 (marihuana) 却視被為違法藥物？我們能由大麻烟的禁用進一步了解藥物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嗎？

(2)是否吸食大麻烟的人，大都具有一套異於常態的價值體系？

(3)人們當初使用毒品的動機為何？這種毒品文化對始用藥物者所產生的影響為何？

(4)什麼社會因素可用以解釋一種藥物次文化的產生？它們如何引誘「新人」來加入吸毒的團體？

(5)為什麼大麻烟的使用被視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問題？

(6)什麼因素可用來解釋現代社會何以對某些會導致特殊心理動態的藥物禁止使用？

(7)世界各國用以控制海洛英濫用的政策為何？

以上所探討的問題都是彼此相關的，並且它們都是從一個主要問題演發出來，那就是：人們為何吸食毒品？亦即：吸毒動機的探討。

青少年吸毒的動機正如我們所可想像的，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就像許多人類行為的模式，往往受生活背景中多重因素的影響所決定。本文將擬就心理及社會兩方面來探討大麻烟以及其他非法藥物使用者的動機。

二、就心理方面探討使用大麻烟及其他非法藥物的動機：

1. 吸毒者是否人格不健全？ (Is the marihuana user psychiatrically normal in personality or abnormal)

先就精神病理學 (psychopathological) 上的診斷來詳析大麻烟及其他非法毒品的使用者是否人格不健全：

有些研究學者相信使用毒品的人均具有某些人格上的問題與不滿足感，所以他們想藉吸食藥物之後所產生的迷幻狀態以克服人格上的問題。這個動機也說明了他們無能力去面對每天生活上的問題，而企圖藉着迷幻忘我的狀態以逃避之。使用大麻烟顯然正可以提供逃避現實的意境或忘却個人希望的幻滅之痛苦。由於這種藥物效果，使得某些人使用藥物來處置他們受挫折及不滿足的心情、調適其沮喪或焦慮的心理。這種理論進一步的肯定了那些藥物慣用者 (consistent user)，如老煙槍 (pothead) 之流，即可能因情結的困擾而加入使用藥物者的集團。這種「使用藥物以處理個人人格上的困擾」之觀點為 Dr. Baird 所支持，他在對一名為「罪犯研究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Crime) 的報告中指出：

「任何人吸食大麻烟等毒品的動機，大多基於心理上困擾的需要，他們藉使用這些毒品的效果以逃避現實、得到超脫……，不管旁人如何使用毒品者美言，我均將認定吸食毒品乃是心理病態的表徵 (mental ill)。」(Baird 1970:9)

Liebert 在一項對於「青少年吸食毒品的研究」中指出：

「以一件可能隨時發生在許多校園中的事為例：一位剛受完四年大學教育的女生，若尚未有吸食大麻烟的經驗，則一般論調，將批評她這種禁慾的行為只足以顯示其人格結構上的呆板與懦弱，認為她不敢接受挑戰、沒有勇氣嘗試新事物」，而這種說法正是一般人所不樂於接受的。(Liebert 1967: 85) 她們為了避免這種論斷及來自同學間無形的壓力與批評有些學生也就開始試吸大麻烟了。

再者，精神病理學亦認為毒品的使用者，往往有「人格異常」(abnormal personality) 之處。若使用毒性較低的毒品如大麻烟之類，則被認為心理困擾度較低；但若使用毒性較烈的毒品如海洛英之類，則被認為有重大的人格問題。這種理論也顯示一種觀點：「不同程度的藥物濫用行為，可說是一個人對其有關的價值體系之不適應的相關程度徵兆。」(Ausubel 1961, 523)

但這種說法却受到社會學家及「國家大麻烟及藥物濫用管理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rihuana and Drug Abuse) 的反駁。該委員會在「大麻烟——誤解的信號」(Marihuana: A Signal of misunderstanding) 一文中指出：

「並沒有所謂典型的大麻烟使用者，比較足以描述大多數大麻烟使用者的評論，大多指出這些使用者往往和他們的朋輩被混為一談而難以區分。其朋輩如：吸煙、喝酒之徒，在基本上和使用大麻烟者具相同的人文、社會及心理背景。」(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rihuana and Drug 1972
a41-42)

雖然個人動機對其吸食毒品的行為具有顯著的影響，但社會學家認為使用毒品的行為不只顯示個人的精神病理癥狀而已。若了解一個人如何由非毒品使用者成為毒品使用者的先後因果關係，則更能解釋一個人何以會成為吸食毒品文化的一員。

2. 吸毒者的人格特質如何？(The Personality attributes of drug users)

進一步探討個人的人格特質是否和其吸毒行為有顯著的相關程度？某些研究顯示大麻烟的使用者傾向於具有顯著異於非使用者的人格特質。心理學家 Hogan 和他的研究同僚於一九七〇年比較了兩所大學的學生中，使用毒品者與非使用者的人格特質，結果發現經常使用大麻烟者的人格往往具下列特質：

「對一切規條及傳統有敵意、易衝動的、矛盾的、有自戀傾向的、對別人的倚賴及敏感度甚高、不負責任的、樂趣廣泛但不深入、好奇心重等」。而那些未曾使用大麻烟且也不想嘗試使用的人，他們的人格特質則具有以下傾向：

「有責任感的、有義務感的、對權威較能服從、較能遵守形式上的規定、有強烈的自我控制慾、樂趣範圍較少但較深入」(Hogan et al 1970)

一九七一年 Goldstein 對大一學生中毒品的使用者與非使用者的人格特質之探討亦得類如上述之結果。一般而言，心理學家均認為非毒品使用者往往較使用者遵守社會規範、順服傳統、較老成且

保守。雖然心理學家無法驗證出使用毒品者人格上的單一因素，但却能由探討其人格特質而界定何人已具有使用毒品傾向的危機。

三、就社會學方面探討使用大麻烟

及其他毒品的動機：

從社會學的觀點而言，吸食大麻烟就像其他的行為一樣，不僅受個人慾望及衝突的影響，且受其外在人際關係、與同一背景的人對他所形成經驗的影響。一般社會研究者均認為像非法使用毒品這種複雜的行為，有賴多種理論模式的解釋，以下將以互動模式來解釋吸毒的動機。

1. 同輩團體的互動模式 (Peer group interaction model) :

許多大規模的藥物研究，均嘗試顯示社會團體對青少年吸毒行為的關係。以最近的一項研究為例：其樣本為五十四位白人、中等階級社會背景大學畢業、年齡界於十八——三十歲，正接受院內或院外精神病治療的患者。他們言及自己首次使用毒品的動機是好奇及渴望獲得朋友。

試想一個初進入有使用藥物風氣學校的學生，往往很容易感受到來自同學、朋友吸毒同化的壓力。假設一個學生的同輩團體均為毒品使用者，如果他使用的話，則將被他的羣體成員們視為特異份子。在這種情形下，別人就會對他避而遠之，他就將失去友誼及歸屬感之滿足，而這些往往是青少年所渴望擁有的。先前，他們可能曾從父母親的飲酒經驗中感受到不愉快的後果，或其他吸毒等所產

生的危害性。但處在一個朋輩團體中，他們可能受同住室友吸毒行為的引誘，對某些他所崇拜的鋒頭人物吸毒行為之模仿而開始嘗試使用藥物。所以對使用毒品而言，同輩團體是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正如許多社會研究的學者所一致指出：

「社會互動關係對一個人使用毒品甚具影響力，當一個人成為毒品使用者時，很容易影響其朋友也開始使用毒品」(Josephson and Carroll, 1974:266)

社會學家 Erich Goode 在他的「美國社會的藥物問題」(Drugs in American Society)一書中解釋一個人是如何受朋友的影響而趨向使用大麻烟：

(1) 對使用大麻烟的行為加以合理化的解釋：(The friend provides an example, a kind of legitimization)

試想若一個人將吸食大麻烟的經驗老是與一些醜惡、失敗的意識聯想在一起，則他們將不會期望自己成為大麻烟的吸食者，但若他們發現吸食大麻烟會受別人的注目、欣賞或羨慕而感受到某些快感時，他們可能會加入這種吸食毒品的行列。

(2) 對吸食大麻烟的經驗加以美妙的描述：(The friend define the nature of the marijuana experience)

除了贊助吸食大麻烟的行為以外，並以一些圓滑的說詞及自我鼓吹的方式，描述吸食大麻烟的經驗是多麼的美妙，以吸引他們的朋友在不知不覺中也渴望一試。

(3) 開始供應非法藥物的使用。(The friend provides the drug itself)

通常人們均以為要得到非法的藥物大麻煙就如同捕風捉影一樣的困難，但事實上若與圈內人（指吸食或販賣非法藥品者）有某種程度的接觸則很容易得到這些非法藥物的。人們在得到這些難得的藥物，當然很容易抱着姑且一試的態度而落入開始吸毒的陷阱中。(Goode 1972:40)

綜此，所以早期對大麻煙使用者的研究，均認為這些和藥物有關的友誼因素，是個引發吸毒的關鍵。

Becker 認為一個人在漸漸成為吸毒者的過程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指出成爲一個吸毒者，必須先被「吸毒團體」的價值觀念所部份同化、學習某些吸食技巧、能認知毒品的效力，並且學習沉醉在這毒品的效力中。據此，社會學家 Becker 在其「成爲大麻煙用者」一文中做了如下結論：

「……當一個人經驗過使用某些東西的快感時，他才開始使用它。亦即一個人若沒具下列情況，他是不会成爲毒品使用者的：①曾經在吸食藥物毒品時，經驗到其產生的效果；②認知這種效果，並將之聯想到毒品的使用；③能沉醉在這種毒品的效力中。一個人在這種經驗過程中，已逐漸發展出一種使用大麻煙的意識動機，而這些是他當初所未具有的，即言他已逐漸融入並倚賴使用毒品的世界中。」(Becker 1963:58)

2. 選擇性的結合模式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model)

Sutherland 曾在一九二四年出版一本犯罪學的教科書，其中提出了此理論模式的基本假設。這種理論主要認爲犯罪行爲就像其他行爲一樣也是學習而來的。但是類如這種吸毒的犯罪行爲之學習，並非僅是指學習吸食毒品的行爲而已，尚包括吸毒團體中的價值觀念、態度、動機等，他們也從那些「老手」們學習如何鑽法律漏洞以免於被捕。由此可見這些具有相同吸毒動機的人，他們具有相當的類似傾向而聚合在一起。當一個人與具有吸毒傾向的集團，有某相似性時，則易與之聚合在一起，其後就很容易受此吸毒行爲的感染。(Sutherland 1939; Sutherland Cressey 1974)

據許多研究報導顯示一事實：有極高比例的美國大學或學院的學生，有一次以上吸食不法毒品的經驗。(Suchman, 1968; Nowlis 1969; Blum et al 1969; Johnson 1972; Henley and Adams 1973; Abelson 1976)。而研究中指出吸毒的動機和許多社會背景特徵有關：如男生一般均較女生有更多使用藥物的傾向、單身學生比已婚學生爲多、意願及政治自由者比保守者爲多、中上背景者較下層背景者爲多、較常談論用藥者比不常談論用藥者爲多，大都會地區出身者比小社區出身者爲多……等，這些現象映證上述的理論，一個人使用藥物與否，頗受個人與所參與團體傾向的影響。

Thomas 等人曾提示「學生藥物行爲」(Student drug behavior) 和 Sutherland 所提此理論模式的「犯罪行爲」(Criminal behavior)

有密切的關係，謂「若是學生文化體系中對藥物使用參與的程度越高、有關藥物的處方越普遍，則將造成他們對藥物毒品的更大可能使用性」(Thomas 等人 1975:65)

3. 社會變數模式 (Social Variable Model)：

在一項以紐約地區附近的二十個學院爲樣本，所做有關大麻煙使用情形的研究中，社會學家 Bruce Johnson 介紹了這個「社會變數模式」。這種模式的研究，主要是探討和毒品藥物使用有關的自變數。這些社會變數包括宗教儀式、香煙的使用、性態度、對政治態度的取向、非爲醫療用途的藥物處方等。因爲此模式很重視社會因素，在研究中不僅考慮人格問題亦考慮心理因素以了解其對使用大麻煙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在政治左傾的學生中只有十九%的人不使用大麻煙，且有三五%的學生爲習慣性使用大麻煙者（指一星期一次以上）；持中庸路線者，則有七三%是不使用大麻煙的人，而只有四%爲習慣性使用大麻煙者。(Johnson 1972) 他也發現宗教信仰對吸食大麻煙的影響：不曾上教堂者有三一%是習慣性吸食大麻煙者，而每星期上教堂的人只有四%使用大麻煙。所以了解每一個人的社會變數，將更容易預測他使用大麻煙的趨勢。

Johnson 也強調個人友誼關係的重要性，友誼關係常能成爲個人吸食毒品動機的一種中間變數 (intervening variable)。一般均假設：一個人寧可改變其友誼關係以配合其毒品使用的習慣，而較不願改變其使用毒品的習慣以適應友誼的關係。即

言，一個青少年爲了吸食大麻烟或其他毒品時，有疏離其非吸毒朋友，而逐漸與其他有吸毒行爲或傾向的人密切來往。當一個學生開始使用大麻烟時，有兩個影響其使用次數的主要因素：①爲朋輩團體 (peer group) 中使用大麻烟的百分比；②爲影響習慣性使用的背景因素。

這個社會變數模式和朋輩團體的互動模式，及上述之選擇結合模式均甚有相關。這些社會學上的解釋，對決定使用大麻烟的社會因素及其互動過程之了解甚具重要性。

4. 父母的影響及規範行爲模式 (Parental Influence and Normative Behavior Model)

最近有許多對青少年使用毒品的研究被提出，根據這個「父母的影響及規範行爲模式」，可進一步了解青少年使用藥物所蘊含的父母親使用藥物之情況。許多爲人父母者使用影響精神動態的藥物如：鎮靜劑、巴比妥酸鹽 (barbiturates) 或興奮劑等。(Mellinger 1971, Smart & Fejer 1972 a, b) 此項模式將於青少年使用毒品與父母使用毒品之間的關係，是基於下列數項假設：

(1) 美國是個使用藥物傾向的國家，他們習慣於幾乎所有的事，甚至人際間的關係都被認爲可用藥物解決。許多藥物處方的範圍已擴及有關情緒及精神狀態的藥物，而這些能振奮精神的藥物，已有很多明確的立法措施管制其在精神治療及醫學上的運用。然而近來却被製藥廠所大量製造 (Lennard et al 1971)。醫師將此類的處方也越來越多 (Millenger et al 1974) 補註：即有些醫師常無

控制的給病人下這些藥物的處方。醫師的處方原係醫療用途爲目的，但某些病人誤用或長期依賴濫用而形成一種新的藥物濫用者。有關這方面的討論請見作者拙作「藥物問題的社會觀」(大麻烟) 成年人對之需要量及消費量也日趨增加。(Levine & Maltzer 1971) 近來在一篇「濫開藥物處方」(Abuse of Prescription Drugs) 的報導中指出：有三位美國醫藥研究所 (Mayo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M.D.S.) 的研究員報導說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之間，由於醫師濫開藥物處方而導致需住院接受精神病理方面治療的患者有二三五位。

就某些觀點而言，每位毒癮者均可由其情況如：身心疼痛、頭暈噁心、焦慮、沮喪等而判斷自己需要用藥了，且因此許多藥物處方就被用來對付這些需要。目前有約六十種的藥物被濫用，其中尤以鎮靜劑爲最多。(Swanson, et al 1973)

研究一個社會使用藥物毒品的傾向時，下列四項使用行爲的解釋很重要：(a) 一般持有毒品者均相信，使用毒品會產生奇妙的效力；(b) 普遍的觀念均認爲吸毒是安全的，甚至可以治療一些小病；(c) 成年人們往往摻雜着使用各種藥物毒品；(d) 一種吸毒行爲的產生，往往也代表着社會接納的程度及普遍使用性。(Busching and Bromley, 1975:50-51) 假設一個青少年生長在這種使用毒品性藥物的文化背景裏，他將常看到這些使人振奮精神的毒品性藥物被其父母親常使用，久之就被這種社會風氣所感染而開始使用它們了。

(2) 美國是個追求及時行樂的社會 (Instant gratification oriented society)；諸如：愉快、成功、興奮及平靜等感覺的尋求，均爲一般人所熱衷，而青少年效法成人社會的觀念、作風及想法，反映出成人社會的價值規範。而藥物毒品的使用正或可爲達此目標而提出合理化的藉口。

社會學家 Robert K. Merton 在其「社會結構及混淆理論」(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1938) 一文中，討論到每種社會中均有一般人所嚮往的成功目標，例如賺大錢、升大官等。但是並非人人都有相同的機會能達到這目標，所以某些人只好採取不太能容於社會規範體系的方法，去爭取那種可以快速賺錢的機會以達成功之道。有些人因此形成用藥吸毒的習慣，許多青少年起而仿效，整個社會就形成有用藥吸毒傾向的風氣了。

(3) 青少年的吸毒趨勢是具有累積性的漸進行爲，則開始大都使用合法藥物，及被社會所廣泛接受的物質如煙、酒之屬。這些藥物之間的關係，已由許多研究者報導過。(Blum et al 1969, Goode 1972a; Josephson et al 1972; National Commission on Marihuana and Drug Abuse 1972; Johnson 1973)。Single 等人在一項以紐約公立中學使用非法藥物的八、二〇六人樣本中研究顯示：有九四%的吸毒者均肇因於初期使用啤酒或其他溫和性酒類、九〇%的吸毒者則以飲烈酒入門、八九%是由吸煙入門。(Single et al 1975 p. 12) 這個發現支持了一項看法：不僅要嚴禁青少年使用毒品，亦應注意合法藥物或其他爲社會所接

受的相關物質之使用。

父母的影響及規範行為模式提示我們某些研究上的重要問題。Kandel 在他的研究中：「人際關係對青少年使用藥物的影響。」(Interpersonal Influence on Adolescent Illegal Drug Use) 提出下列看法與問題：(a) 青少年使用藥物受其父母影響的百分比有多高？(b) 受他們各自同輩團體的影響有多大？(c) 以上二者之間的係如何？(d)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這些影響關係會有重大的改變？(Kandel 1974)。Kandel 的研究樣本 and Singel 等人的一樣。由此研究發現父母的問卷表中指出其自身使用藥物的行為將青少年使用非法藥物有某些程度的影響 (Kandel 1974:223) Kandel 並指出下列主要趨勢：(a) 綜而言之，父母親的用藥吸毒行為對子女的影響，雖不若其朋輩團體的影響之大，但亦不容忽視；(b) 青少年使用大麻烟的行為，和母親使用精神振奮劑及父母親使用酒的習慣甚為有關、(c) 青少年使用大麻烟，其他非法藥物及其他精神振奮劑的丸藥均和母親使用這三種藥物有關，也和父親使用巴比妥酸鹽 (barbiturates) 及酒類有關；(d) 父母使用振奮劑，容易影響子女使用丸藥更甚於大麻烟。(Kandel 1974:225)

5. 藥物使用的代替模式 (Alternatives to

Drug Model)

這種模式是假設社會已呈一種普遍使用藥物的現象，因之產生一種社會規範，對這種社會的統計研究中，將「不使用藥物者」視為偏差行為，今希望能以他種代替的行為模式，以滿足用藥者的動機，且這種行為模式是合法的，富創造性的為社會所接受的。根據這種觀念模式，Cohen 提出「藥物使用的替代模式」(Cohen 1971)，Cohen 認為導致用藥吸毒的最基本動機乃是：

- (1) 人們想用藥而藥(即無特殊的動機)
- (2) 人們想藉用藥吸毒等效果以達更舒適之感，及超脫之意境。因為在實驗研究中，許多用藥者均指出他們起初均認為使用藥物後會有更精神愉快，飄飄欲仙的感覺；
- (3) 人們因文化因素、媒介物等，被引誘使用藥物；
- (4) ……
- (5) 基本上人們不願停止用藥是因為他們尚未發現其他可使他們感覺更好的東西。(Cohen 1971: 2)

上述，數項動機中，最重要者為第六項。此項動機亦構成了此理論的基礎。

基於這些假設，人們只有當本身想戒除用藥及毒品的時候才會停止使用。Cohen 並對解決用藥吸毒等問題提出數點建議：

要解決濫用藥物的問題，關鍵在於能否提供其他感覺更好的東西 (Something Better)，及經由使用無化學性作用的代替品以完全取代使用藥物

的效果而無蔽害。

「藥物使用的代替模式」強調吸毒原因 (Causes)，並且主張應注重對代替物品的態度、策略、技巧、機變遷及生活型式，這種代替效果在消除其對使用毒品性藥物的慾望，並且使個人的需要得到合法的滿足。這種模式是上述數模式的擴充，它不僅能解釋使用藥物的動機，且能作為教育及治療的指引。這種模式的使用之重點在於預防、治療及禁止使用毒品的行為。

據筆者的觀點而言，這一項理論的解說實與上面所提 Robert K. Merton 的理論基礎很相近。亦即言某些吸毒者的行為動機，亦是企求能達一般所言「成功」的慾望，然而他們所循的却是不法的吸毒行為。

但 Robert K. Merton 的理論，並未提出具體可行的輔導方法，以救治吸毒者能以正當、有意義之途而達其「成功」的目標。「藥物使用的代替模式」即在進一步，建議輔導少年戒除吸毒惡習的一些較實際，可行的方法或步驟。

換言之，從以上的敘述我們知道一個吸毒者的行為動機是複雜且多方面的，而此代替模式的提出即在尋求合法、有意義且為社會規範所接受的方法或行為，使吸毒者的動機可以不藉吸食毒品之途，仍可滿足之。以下將列舉數方面吸毒者的動機，與處理吸毒問題的幾種可行的方式，見附表一。

結 論

本文以心理學及社會學的觀點，對吸毒的動機

表一：藥物使用的代替模式

吸毒動機類型	各種吸毒動機類型的實例	替代模式的實例
1. 身體或生理上的	增加精力，減除疾病的痛苦，消除疲勞，增加活力等。	適當的運動、舞蹈、散步、體能訓練，戶外活動等。
2. 感官上的	對視聽觸覺等刺激的渴求，激起性慾等。	增加知覺靈敏度的訓練，跳水運動，接受大自然的薰陶
3. 人際關係上的	被同輩團體所接納，打破人際交往上的障礙，更可能經由非口語化的與人交往等。	接受良好團體的有效治療，給予信心的訓練，輔導社會人際關係結婚等。
4. 社會環境上的	促進社會變遷，尋求一致性的次文化，克服環境上的困境如貧窮等。	社會服務，促進社會變遷的正當社區活動，公益性的戶外實地活動等。
5. 政治上的	促進政治變遷，改變醫藥立法，得到財富、權力等。	參與政治服務，政治行動，及政治性的公益官方的實地活動。
6. 知識上的	逃避心理的負擔，解決認知上的問題，自我認識的研究等。	透過閱讀書籍的方式以提高知識能力，集中意志的訓練，創造性的遊戲等。
7. 創造性的及美學上的	增加藝術的創造力，融入各種美學的感受中等。	對藝術欣賞不分等級的訓練，諸如：烹飪、音樂、戲劇、手工藝等。
8. 哲學上的	發現有意義的價值體系，掌握宇宙的意義，尋求人生的意義等。	經由辯論、討論等方式去了解人生對真實、倫理、道德的研求等。
9. 心靈上的	發掘心靈的新境界，達更高的知覺水準，與神相通，覓求心靈的力量等。	世界各國宗教的研討，了解宗教的應用性，擴屈心胸，生活觀等。
10. 其他	冒險，戲劇性的危機之嘗試，無法表達動機之滿足等。	救生訓練，了解各種事物之間的相關性，腦波的訓練，從事有意義的職業等。

做一廣泛的解釋與分析。以心理學的觀點言它對吸毒動機的解釋是側重於吸毒者人格的不正常及心理需要、依賴感的滿足。根據人格特質模式的解說 (The Personality Attribute Model)：吸毒者

大都是較反傳統的、較不受拘束的、較急進派的。但社會學方面的解釋，却強調吸毒行為頗受人際關係及其他外在經驗的影響。如：

朋輩團體的互動模式 (The Peer Group In-

teraction Model)，即指出人們對歸屬感的需求及朋輩團體對一個人吸毒行為的重要影響。

選擇性結合模式 (The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Model)，即在強調一個人社會及背景上的特徵對吸毒行為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程度的大小亦視該次文化體系的存在，及個人參與該次文化的程度而定。

社會變數模式 (Social Variable Model) 討論到許多社會變數如：宗教傾向，香煙的使用、性觀念、政治路線及非為醫療用的藥物處方等，都和吸毒行為有關。次文化體系，在此模式中視為中間變數。

父母的影響及規範行為模式 (Parental Influence and Normative Behavior Model) 強調父母用藥吸毒的行為及社會使用毒品的風氣，均會影響青少年對吸毒的態度。社會上吸毒的傾向、及時行樂的作風，及青少年對煙、酒、合法藥物等的使用，都構成導致吸毒的因素。

藥物使用的替代模式 (Alternative to Drug Model)，係由 Cohen 提出再由筆者擴充有關藥物問題輔導理論。此理論基礎言一個人之會吸毒，乃是想尋求一種更好的感覺 (Feel Better)。這個模式即在提供使用藥物毒品的代替品，經由這些合法且有意義之途，而仍然能滿足吸毒的動機。對此模式用在預防及治療上的有效程度如何仍待進一步的研究。(註：本文係節錄自本文作者所寫英文原稿 "Motivation of Marijuana Users")